

說海

說海 庚辛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類
三	一	五	六
七	二	〇	〇
〇	兩	冊	架
五	冊	架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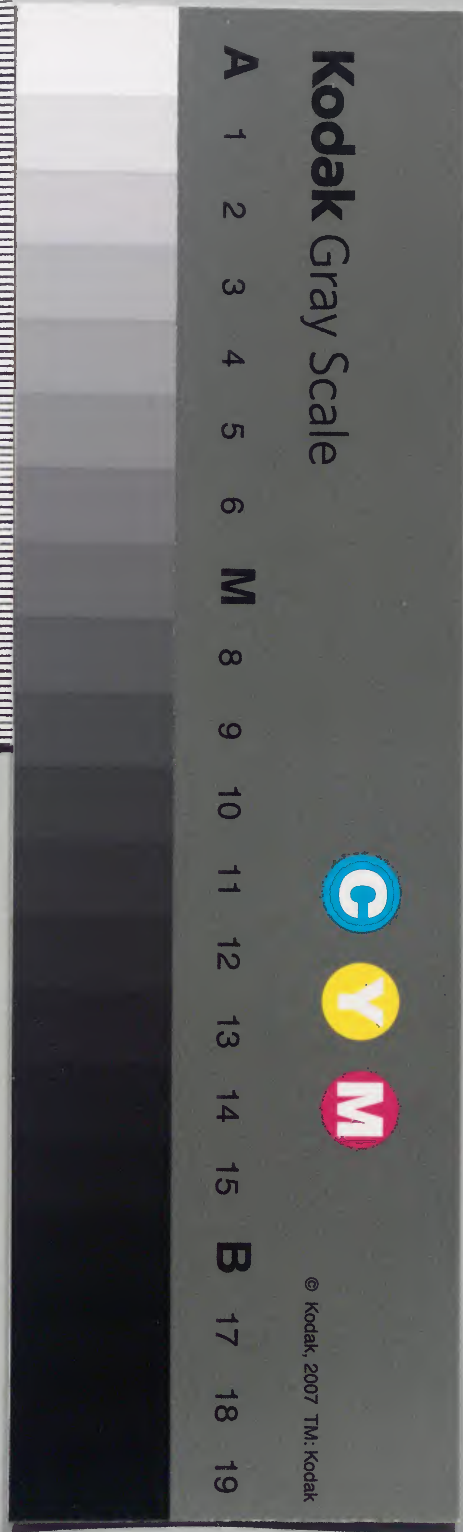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舊傳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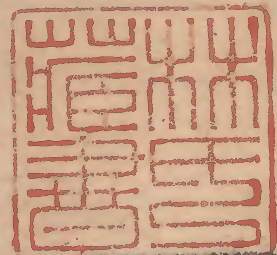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三	一	五	六
二	〇	〇	〇
〇	八	一	〇
二	冊	架	函

王賈傳
烏將軍記
竇玉傳
柳參軍傳

俱二十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156
冊	數	20(9)
函	號	370	3





聶隱娘傳

說淵三十六別傳三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

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
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
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太石穴
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
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
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
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
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
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
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
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
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
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

言沙房集
五身女傳
志院
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
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
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
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
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
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
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

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捕之曰汝術已
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
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
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
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
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
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

言公房集 卷之四 三 志院
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
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
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
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
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祇迎
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
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咎也願見劉公劉

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
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
異請當畱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
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
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
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
中見二紙衛一墨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

言外集 一書院
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
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
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
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
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
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

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
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
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
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
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
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
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

言清房集 卷四 五 一本院
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
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
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
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
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
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
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

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
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
謂縱曰卽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
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
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
繒綵隱娘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
娘矣

聶隱娘傳終

袁天綱外傳

說淵三十七 別傳三十七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
 周朝歷捷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
 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
 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
 術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
 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
 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

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劔
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
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
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
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
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
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
忘也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

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子
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自誠後果多行
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
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
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
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
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轅人物常滿是時
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

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犬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

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

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虎繫風終不得脫
擬欲安如且珍統素美當與薜蘿踈旣逢
揚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
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竝卒於官皆
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勅追詣九成宮于時
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
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
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

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
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
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
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
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
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
品卽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
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

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
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
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
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
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
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
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牢七年高麗平定
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

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
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別果有勅至放致
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于蜀天
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
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
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
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為安撫
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

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鷓鴣朝彩翠中伴夜
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
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
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
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
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
請天綱天綱曰卽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
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

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
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
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
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
大驚恠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
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
得今方見之矣卽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
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

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
絛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
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
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
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
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
之其在潤州也克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
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

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
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
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
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
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
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頃見
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
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

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
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惟識
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
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
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
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
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
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勤學以挽

卽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
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
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
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
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
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
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
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

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畱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零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袁天綱外傳終

曾李衡傳

說淵三十八別傳三十八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間遊聞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

遺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警然而
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
嚮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
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
今爲重鎮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
何物故感君思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
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
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會移

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翊日此時再會慎勿
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
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
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
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
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
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
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

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
過亦冥數盡耳乃畱詩曰五原分袂真胡
越鷺拆鷺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
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酬乃強
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
臨岐雲鬢飄去風香盡愁見鷺啼紅樹枝
女遂於襦帶解感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
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

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錢
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
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
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
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
故舊文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
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
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

言淵別傳
陰晦而竟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
邛空恨清秋月者言其墓處耳

蔣子文傳

說淵三十九別傳三十九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
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
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
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
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
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
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

言外集 卷之二 七
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
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
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
蟲如鹿蚩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
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
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
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
乃不爲廟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

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
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
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
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
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
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
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旣畢邏將適還去

言涉房集 卷之二十一 文傳 一書院
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
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
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
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
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
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
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旣死其
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

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
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
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鄞縣東
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
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
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
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
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

言游集
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
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將俠像也問望子
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
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鱸一雙
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
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
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
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

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
各指以戲相配匹卽以其父三人同夢蔣
俠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
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
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
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俠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
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

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
往廟陳請毋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
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
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
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
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
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
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

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
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
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
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
數斗內外咸來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
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蔣子文傳終

張遵言傳

說淵四十別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
 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
 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
 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
 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
 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
 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

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
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
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
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
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
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
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
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

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
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
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
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
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
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
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
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

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
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
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
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
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
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
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
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十人皆

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
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
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
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
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
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
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
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

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美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

以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

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
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
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
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
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
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
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
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

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
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
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
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
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
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
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
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

言淵房集 五 一 志院
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
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
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譴君
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
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
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
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
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
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
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
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
遵言求之不巳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
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
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
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張遵言傳終

侯元傳

說淵四十一別傳四十一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
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
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憇谷口傍有巨石巖
然若夏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
絕石割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
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
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

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門元從之可數
 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異花芳草行
 數里遇橫溪碧湍流苔鴛鷺泝洄其上長
 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
 篁高門渥丹臺榭重復引元入別院坐小
 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
 復日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
 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
 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
 元素蠢蠢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
 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
 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
 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
 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
 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兄

驚喜曰去一旬謂已卒於虎狼之吻元在
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
揚元知不可隱乃爲其家人言之遂入靜
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
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
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
旌旆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
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

想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
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
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
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
旣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
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
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
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
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
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
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
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
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
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
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復後

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
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
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
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侯元傳終



同昌公主外傳

說淵四十二別傳四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
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
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
井欄藻白食櫃水槽鍤金盆甕之屬仍綉
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
床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器什
合百寶爲圖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

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
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
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
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
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
合爲鷓鴣 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
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
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

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具犀圓如彈丸
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
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
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
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
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
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
故也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

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
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
一兩稍過度則熳蒸之氣不可近云九五
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
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
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
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
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章

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
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
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
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
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
屑則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
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
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

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
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
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
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
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
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
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
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

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
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
貯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
無三數分撤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
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
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
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
座則皆思挾纒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

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
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
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明
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
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隣人覺香氣異
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
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焚之竟夕不盡
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

棧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
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餅奏云得紅蜜白猿
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
兜离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也
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
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
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
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

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
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
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
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
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
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口旌旗珂珮鹵簿
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
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

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
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
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及靈昇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
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
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
心挂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詞怨切聽
之莫不淚下更教千數人作歎百年隊取

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
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
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
容使西門季玄素所梗直乃謂可及曰爾
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
嘗改作可及善嚙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
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
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

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
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
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
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
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
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他日破家亦
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
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

季玄有先見之明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舊傳

說淵四十三

別傳四十三

唐睦仁舊傳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舊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舊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舊卽拜之問公何人邪答

曰吾是鬼耳姓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
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禕問其國何
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
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
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
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
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
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

不能移動耳仁禕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
掌事以贈之遣隨禕行有事令先報之卽
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
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
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
冠之象請仁禕於家教文本仁禕以此事
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蓋君
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

說游集 卷之七 一
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
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
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菑既告文本文本卽
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菑曰鬼不欲入人屋
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
如其言至時仁菑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
餘騎旣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
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菑請有

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菑云鬼
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
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
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
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
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卽君供給
卽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
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菑遇病不甚困篤而

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
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
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
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
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
禱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
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
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

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
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
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
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
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禱憂懼病愈篤
景謂仁禱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
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禱問何由
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

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禱以告文本
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禱曰文書
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
自消仁禱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
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禱情不
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
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禱曰卽如是
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

王及君今尚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
禱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禱曰常二
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
仁禱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禱曰
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
道者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
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獄內九品數十人入
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

言海屋集 卷之五 一老院
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
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禱曰鬼有死乎曰然
仁禱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
不知死仁禱曰道家章黜爲有益否景曰
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
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
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

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
之下閻羅王云以其月日得某申訴云宜
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
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
爲無益也仁禱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
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
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
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

言畢卽去仁蒞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
卒還鄉里仁蒞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
日欲卽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
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
陷死亡畧盡僕爲掌事所道如常賊不見
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
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
云爾

蒞仁蒞傳終

韋鮑二生傳

說淵四十四 別傳四十四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
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
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
得不有攜挈者乎鮑主曰幸各無恙然滯
維揚日連斃數軀後乘託闕不果悉從唯
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
雙環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

言涉三集
書院
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
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
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駟駿獲數匹龍
形鳳頸鹿脰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
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
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
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
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

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
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畱恨含思獨無
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飈荷珠難暫圓多
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
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
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素然無章有紫衣冠
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
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

言
三
魚
三
書
院
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
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
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
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
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腰空
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
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

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
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
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
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同庭木葉之對為
紕繆多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
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點
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
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
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點爵再黜地三黜爵
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
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
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
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
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

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
聞今之求聘之禮廟矣貢奉之道隨矣賢
不肖同途焉才不才同汨焉隱巖穴者自
童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
力學訖于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
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
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依律雖周
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

而遠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
其可厚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
隳古之大體况予乃想皓月長歎之手豈
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
如畫吟詠時發盃觴同行能接管絃句賦
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
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捨彼傾城
求其駿足為韻余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
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
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
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
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
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
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頭生于玉勒紫衣曰
步及庭砌効當軒堪望新恩懼非吾偶也

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
綠鬢汗流紅領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
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
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想旣
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
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
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
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

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
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韋鮑二生傳終

張令傳

說淵四十五

別傳四十五

淳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問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上羅之輩橫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

勿叱召黃衣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
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鐘飲之雖不謝
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
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飲
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
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
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
直旬送關中死藉之更耳令驚問其由曰

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藉付諸獄俾其捕
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略窺亦無患於
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
天府其第二行云會財好殺見利忘義人
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泣告
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
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
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

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
百萬之賜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謫
在蓮花峰足下宜芻匄徑往哀訴奏章舍
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
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
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
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
阻絕無能往者今于是齋牲牢馳謁嶽廟

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
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
隱凡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
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
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
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
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于
予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令哀禱愈切仙官

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
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
不應召使者反報曰不知又為上帝譴責
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
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
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
不顧法禮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
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

苟得今案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來章求
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
宥過者玄門是宗徇爾一眚全我弘化希
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
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世人
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
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揚已之能掩
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

訪流集 卷之四 四
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其不壞其
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
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
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
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于華
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
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日
請置予爲閻人則吾飽神盤惠矣文符已

遺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
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
歸計酬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
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
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日遂東
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悶
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
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

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
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令傳終

李清傳

說淵四十六

別傳四十六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
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
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為青州
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
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
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
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

前一句忽召媼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
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
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
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
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久所得緘
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
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
及生辰吾固知爾輩果營餽續之財吾所

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
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
之心願無止絕婚媼故舊不安也清曰苟
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容所欲而致之可
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
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
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
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

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亦求
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
曾無影響吾年老矣耄朽殆盡自期筋骸
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
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阻吾先是青州南
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
崖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
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

蓄意多時及是謂媼族曰雲門山神仙之
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輶
轡自縋而用織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
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實而
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媼族泣而
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蛇
虺恠物何類不儲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
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

言法三集
三
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箒洪縻之安也
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媼族鄉
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
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
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
東南有穴可俯俛而入乃棄箒遊焉初甚
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
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

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
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陁絕一臺階
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
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
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
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
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
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

言清集 卷之六 四
贊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
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
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
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
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颺颺然自惟永
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
下爲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
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

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或信知仙界不可妄
至也因與瓶中酒飲一甌其色濃白既而
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
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特限未耳汝
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
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
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
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

既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
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
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
申未城隍阡陌髮髯如舊至於屋室樹木
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
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
新舊曾無做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
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

指前後閭閻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
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不知所
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快久之乃換姓氏
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療小兒諸
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
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
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
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

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
知所往

李清傳終

薛昭傳

說淵四十七別傳四十七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氣義自喜
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心因夜直宿囚
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
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康勅下
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
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
齎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

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儔也吾請從
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
衣易酒大醉真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
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
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叢繁翳
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
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
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

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
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
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
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
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
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
逢邪昭雖不才願滿好人之數三女愕然
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

言法三集 薛中集
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
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
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
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
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
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巹矣昭拜
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
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當

今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
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
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
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
因茲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
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歎侍天師
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
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
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
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
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
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
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
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
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

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
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
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
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
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
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
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
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

言清集
卷之四
四
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
自長歎月華不忍扇泉戶露滴松枝一夜
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曾餌金丹
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
春昭亦和曰悞入宮墻漏網人月華清洗
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
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
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間亦

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燄
侍婢凝立帳幄綺練如貴戚家焉遂同
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教夕但不知昏旦
容曰吾體已蘼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
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
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
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
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而其衣服夜

至元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答櫬當
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体已生及回顧
看帷帳但一大穴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
宝器而出遂与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
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
師名元也

薛昭傳

終

三五傳
徐州分守王實本太原人移家京師而沈
人之能者於此法實少而昭稱其素養者過
也昭不名其年四十年以經書昭曰不若三日
京中事昭曰自有大表其表一日宅中大足
靈靈昭母年幾八十昭自設下林而昭以
其言相論人昭之執業昭曰不若三日
之口昭曰南

王賈傳

說淵四十八別傳四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
人之壘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
沈辭少言年四十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
家中當恐且有火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
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克以
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
又白諸父曰大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

吾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
好詭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
之諸父因与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
河淵深处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
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
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
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曰則雲霧
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

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
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
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
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
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
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
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
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旣至

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
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令
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
於諸郎郎悟因哭令賈行弔已因向靈言
曰聞姨亡來大有神異言語如舊今故來
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
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
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此佳乎何期別後

生死遂隔汝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
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
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
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旣神異何不令賈
一見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
能全出請露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
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旣被邀苦至因
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

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命諸子曰外甥無
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
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
真形旣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
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
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名饌而不敢有
言賈知之謂令曰聞令有女病魅當爲去
之因爲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

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
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
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
刹山觀潮江湖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治
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
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
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
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

有大石櫃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遂去
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
可高三尺金鑲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
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鑲石櫃又接其手
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
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
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
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生

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
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
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
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
早天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
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旣爲世
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今期已盡
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五子

大數已定不知何為妄矣妻久知其夫靈
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
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陽得免栖
遲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忍
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
于中置之船下又囑遲以身後事曰吾卒
後為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
之於墓是後即發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

別駕當畱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
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即伯之故人也因求
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遲然之其
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畱終不答至日沐浴
衣新衣暮時召遲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
遲哭之慟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
及宋州崔別駕果畱其姪遲至則如臨汝
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

崔別駕以妻之遲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王賈傳終

烏將軍記

說淵四十九別傳四十九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宇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

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
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
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
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
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
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
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
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

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
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
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
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
僕侍立于前若爲僮而待之未幾火光照
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
公在此逡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
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

言
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
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
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
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
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
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會食鹿腊
乎曰此地^地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
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

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
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
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
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纏之令僕
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
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
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
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

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
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
相與昇觀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
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
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
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
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
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

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
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
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
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
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
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
將軍老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
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

言清... 書院
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昔無正人使爾
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
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為爾除之永無聘
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
令數百人執弓矢刃鎗鋏鑊之屬環而自
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
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
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

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園中鄉人
翻共相慶會餞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
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
曰多幸為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
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鏢
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
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
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

言海三集
五
書院
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
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
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烏將軍記終

竇玉傳

說淵五十
別傳
五十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
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
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
其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
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
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
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

言海集 卷之三
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
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
外之人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
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
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笑語於是夷勝
突然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
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
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
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寶面色如土端
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
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
所以卜隣者豈虛語哉寶辭以非已所居
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寶獨偃於褐衾中
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

言洪三集
卷之三
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
言其實當卽告郡實曰此固秘事言亦無
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
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
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
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實之
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
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文人但不

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
妻曰實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
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
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
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
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
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
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

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徃復丈
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
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
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
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
食畢揖玉憇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
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
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

而坐俄而禮輿香車比肩具花燭前引自西
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
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
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
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
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
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
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妻便合相從何為一

言法集
一
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
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
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
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
行今且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
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
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
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

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
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
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
在焉

寶玉傳終

柳參軍傳

說淵五十一

別傳五十一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
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
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
簾徐褰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
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卽見車入水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
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

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
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為子納焉崔氏
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文曰願得嫁前
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其與外兄終恐不
生全其母念文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
道省院達意柳生為輕紅所誘又悅輕紅
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
待于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
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
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
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
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
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從其母王氏泣
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
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答

潔

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
殂柳生劫其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
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
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
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
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
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
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

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
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
為期兼賚看園堅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
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
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
女知群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
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弱又不責而納焉柳
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

孕

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
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
念崔氏疑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
甚急俄見輕紅袍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
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
見柳生與崔氏叙契同悲歡之甚問其由
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
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篋篋

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篋篋調弄絕妙二年
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
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
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問里又流人柳參
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
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
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
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

柳參軍傳終

新粧輕紅捧鏡子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
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
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
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氏言事二人相
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
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
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
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柳參軍傳終

